



发现·运河之青县(上)

策划:张徽贞 周红红

运河秋色美 诗经草木香

长芦人

“发现·运河”青县一行，本是寻访老建筑和水利设施，不料一路被秋色拉住脚步——正是秋风爽、秋意浓的时节，运河像是被打翻了调色板，不同层次的深绿，若有若无的浅黄，绚丽的明黄，耀眼的深红，在季节流转中，藏着多少风情和故事。

千年大运河，两岸呈现的植物丰富和多样性，同样是运河文化的一抹亮色。

沧州段运河曾以原生态吸引专家的目光。当运河缺水的时候，河坡里长的最多的是芦苇。芦苇是一种世界性的植物。此时芦苇正飞花，灰色的芦穗在风中摇曳，同行的记者不禁吟出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的诗句，这《诗经》中优美的句子，写的正是眼前的秋景。

蒹葭就是芦苇，可是分开来却是两种植物：蒹是还没长穗的荻，葭是初生的芦苇。那么荻是什么样的呢？一路行走，终于在河岸田头发现了花穗雪白、更加婀娜多姿的荻。“这就是枫叶荻花秋瑟瑟的荻花，太美了！”女士们不顾杂草没膝，下坡采几枝荻花，风一吹，花絮在风中飘飞如雪。

大家趁机交流了一下植物知识。看，那边细叶白花的是茅草，《诗经·召南·野有死麋》中，年轻的猎用白茅包裹猎获的野鹿来向少女表示倾慕之意。茅草初生时叫“萑”，细白柔嫩，因此形容美人的纤纤玉手为“手如柔荑”。茅草的芽叫“茅针”，嫩白微甜，我们小时候常拔来吃。茅草的根也是甜的，茅根不仅好吃，还是很好的中药。

那边一片红色的草是什么？同行的记者说是红蓼草，和茅草很像，细叶芊芊、穗花茸茸，成簇成片、低矮密集，这种蓼草红梗、红叶红穗头，一到秋天变成一片艳红。沧州人对红蓼草不陌生，是因为它与一位巾帼英雄有关。传说穆桂英怀胎十月还冲锋陷阵抗击辽军，骑马征战过程中，在沧县东关一片蓼草地上生下杨文广，绿蓼草被血染红，从此成了红蓼草。传说归传说，红蓼草在沧州各处确实只是一小片一小片的。

河边的狗尾草经霜也变成了暗红色，在清晨的光线里，一片穗穗毛茸茸的，煞是可爱。这也是几千年前的植物，在《诗经》里，它叫作莠。“无田甫田，维莠稂稂”，那时的田地里就长满了狗尾草。这野草混在谷子地里，与谷子很像，却长不成谷粒，故曰良莠不齐。

在河边，还看到了蒿，有青蒿有白蒿；看到了菱，古代叫作菱，也叫芡；还有车前子，《诗经》里叫芣苢……那开着小小的菊状小花，花序像蒲公英一样飘飞的，可是《诗经》中的飞蓬？

白杨树的叶子，有的落了满地，有的一树金黄。天上的云像一只振翅的凤凰，蓝天印在宁静的河水里，像油画的色块，又像温润的碧玉。不是杨柳依依的春色，这五彩斑斓的秋也会醉人。行走在和煦的暖阳下，嗅到《诗经》里的草木香，在古老的运河边与更古老的《诗经》相遇，是怎样一种奇妙的感觉——看似柔弱的草木，穿越几千年时光，秋枯春荣，生生不息，岂不正如我们的大运河文化一样？沧桑而坚韧，古老而青春。

古渡口遇见古柿林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沧州有条古老的河，这便是穿境而过的运河。比运河更古老的，是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。

周末，从沧州出发，一路向北，沿西河沿行走运河，最大的发现，是在青县段运河的一个古渡口处，看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柿子林。柿子林已有百年，林子深处，还有一座百年老屋，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这里是盘古镇吴家院村，开天辟地的盘古爷与波光千里的大运河，就在这里交汇了。

古渡

柿林

吴家院

秋末冬初的运河，萧瑟中带着几分苍凉。远离人家，进入野外后，更能体会这种况味。远处，杨柳的深绿还未褪去，造物主又用寒霜劲风加重了它浓郁的色彩。身旁，草木层林尽染，一片金黄。四处寂然无声，只有脚踩在落叶上的絮响。最美的是芦苇与荻花。走不多远，就能看到它们，在霜绿与金黄中间，挥洒出一片飘逸的白色浪漫，给苍凉的冬日运河增添了几分灵动与诗意。

天气好，阳光给力，在河边，走到哪儿都是一幅画。不，是两幅。岸上这幅，更像质感厚重的油画；河里那幅，沾了水气，有点水墨丹青的味道。

就这么一路从沧州走到了青县段运河的王黄马村。

这几年，随着摄影人对运河的关注，王黄马的名气越来越大。这里没有桥，两岸的人们要过河赶集，还保持着坐摆渡的老传统。摆渡人是个老爷子，已经成了运河摄影题材中的标志性人物。可惜，来过几次都没见着，这次还是寻而不遇。小舟横在岸边，大家上去体验了一把。

登舟远眺，看到的景色竟然远胜岸上所见。怪不得那些千古传诵的诗文中，很大一部分是诗人乘船时所作。可见，河上的视角决定了诗人的视角和眼光。

从王黄马往北走不多远，一片红彤彤的柿子林吸引了大家的目光。经常拍摄运河的摄影师孙希旺说：“这不算什么，前面还有一大片古柿子林呢！那才叫美呢！”



蒹葭苍苍 田倩 摄



多彩运河 孙希旺 摄

临河而立，果然有一大片古柿林！

柿子林枝丫繁茂，大红的柿子繁星般挂满了枯枝，有了这红彤彤的点缀，寂寥的田野多了一份暖意与温存。

大自然就是这样神奇，树上挂满柿子，地上长满红蓼草，两种红色相互映衬，让冬天的运河一下子气韵生动起来。两位老人正用割草机割草。眼见红蓼草就要难逃厄运，同行的张姐赶紧上前劝阻。老人说，村里正围绕古柿子林打造运河景观呢，怕草长疯了，不好看。张姐说，有这草才好看，再说，这草是红蓼草，和女将军穆桂英有关。留下它们，不仅是多了片风景，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呢！两位老人被说动了，停下手里的活儿，和我们攀谈起来。

原来，这里是盘古镇吴家院村。这片柿子林有200多年的历史了，见证了运河两岸的历史变迁。“老人们都说，清朝村里有人在宫里任职，将端门外的柿子树带回家乡，嫁接在枣树上，慢慢就有了这一大片柿子林。柿子个头儿不大，俗名牛心柿子，皮薄味甘，口味独特。”

说着，老人让我们摘些柿子尝尝。大家连连摆手，老人笑了：“我们村的村民都不摘柿子，路过的人倒是可以随便摘来吃。”问老人为何如此？老人说，这是老辈子留下来的“守树”传统。冬天，鸟雀难以觅食，“守树”就是留着树上的果实，供鸟雀食用。

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冬日的柿子林格外美丽，它们能调动起每个人的神经，可能是因为味蕾的诱惑，也可能是出于对美的欣赏，还有一种可能，牵起了对故乡、故人的思念。

谁家房前院后没有一棵柿子树呢？谁的奶奶、姥姥或妈妈，不给自己的宝贝留下几个红彤彤的柿子呢？童年时代的回忆，就在与柿子林相遇的那一刻，被唤醒了。

吴家院的那片古柿林，长久以来却鲜为人知。今年，各地打造运河文化景观带，村里推出了百年柿园景观区，这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

“柿柿如意”是当初种下柿子树的老人心中一份美好的祝愿。200多年来，这份祝愿陪伴着吴家院人，也陪伴着运河上南下北上的远行人。

往东走不远，就是窑子口渡口。可惜早就荒废了，除了清冷的河面，什么也看不到了。

古柿林掩映着一处老宅，土坯房，门口挂着大红灯笼，贴着对联。上联是“向阳门第春长在”，下联是“积善人家庆有余”，横批“人寿年丰”。老宅旁竖着一块牌子，上写：

古运河畔，人杰地灵，民风淳朴。这所宅子始建于清末民初，系土木结构，为吴姓人家旧居。漕运文化兴起时，这里原为当时远近闻名的青县城南第一渡口——窑子口渡口。运河两岸买卖兴隆，有饭馆、医馆、旅店，热闹非凡。民国十五年（公元1926年），饭馆主人吴鸿声曾救治青县知事，获赠匾额“悯人疾苦”，流传至今。随着运河漕运功能的衰弱，只留有这一处旧宅，几经翻修，保留至今。

无论是人还是对生灵，吴家院人都心存一份悲悯。

割草的老人说，原来古柿林边有几户人家，随着大运河的衰落，都搬走了，只留下吴鸿声后人一家。其实他家也在别处盖了新房，但家人舍不得这里，还会经常过来。

“当年我们这里是渡口，游得泳，载得船，南来北往的东西都通过这个渡口运到北京。靠水吃水，村里挨着运河，吃的也是运河饭。纤夫、河工、摆渡、扛活，是辛苦活，也有风险。大家种下柿子树，很可能是出于一份美好的愿望吧！”村里人说。

吴家院村属于盘古镇。青县是大运河上盘古崇拜最早的地方。盘古文化与运河文化就在这个地方神奇地相遇了。



灰坝遗址 金丽 摄



青县铁路给水所 大运河省级遗产点之一

大运河从青县穿城而过，在县城福泰花园小区运河西岸河堤下的河套内，有一处近现代的欧式建筑，这就是青县铁路给水所。

门前立着一块碑，写着“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里面有工人干活，门没锁，我们很容易就进去了。

给水所荒芜日久，门窗都被钉死。围着转了一圈，找不到进口，也没有更多发现。有种子落在墙角门窗处，日积月累，竟然生根发芽，长出小树杂草来。给水所内树木苍苍，庭院深深，大有与世隔绝的味道。有100多年历史的给水所，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，如今作为遗址，供人观瞻，引人反思。

给水所是津浦铁路的辅助设施，1911年建成并投入使用。给水所为欧式建筑，砖木结构，上有天窗，历经百年仍保存完好。它紧邻大运河，通过给水所中的储水池和滤水设备，完成运河水的净化，然后通过地下管道，供给铁路运输生产和部分铁路职工家属生活用水。

给水所由德国工程师设计，是河北省内现存最早、且数量极少的一座基本保持初建时原貌的铁路给水所，在我国近现代建筑史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，是大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2009年，给水所成为省级大运河沧州段23处遗产点之一。金丽



“守树”留给鸟雀吃，无形中也就成就了一道风景。金丽 摄



青县铁路给水所 孙希旺 摄



纤夫雕像 金丽 摄

灰坝·纤道·沉船点

沿着运河西岸前行，走到青县清州镇齐家圈村与司马庄村交界处，一处运河景观让大家放慢了脚步。标志牌显示，这里有两处运河遗产，分别是“大运河灰坝遗址”“大运河纤道广场”。

标志牌上详细介绍了灰坝与纤道的情况。“南运河河北段多弯道，险工险段多，且此处上游有800米的直道，水流湍急，历史上曾多次决口。古人利用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，修筑了长达33米的灰坝。坝体整体稳定性好，筑成后再也没有出现决堤状况，保留至今。”按照这一说法，青县灰坝建筑工艺与东光谢家坝相似。“纤道是古代商贸繁荣的一种体现。唐代以后，水路运输成为贸易往来的重要渠道。往来船只除顺流而下及借助风力外，由纤夫拉船助行驶极为常见，纤道由此而设。”

纤道广场上还塑有一家三口拉纤的铜雕像。当地人讲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有人在齐家圈村东运河河道里打捞出过船板。我市文物部门工作人员据此判断这里是沉船点。金丽

百年古柿林 孙希旺 摄